



鲁迅早期事迹列录

张能耿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1210.94/76

鲁迅早期 事迹别录

张能耿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一年·石家庄

鲁迅早期事迹别录

张能耿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）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 6 3/4 印张 167,000字 印数：1—3,700 1981年11月第1版
1981年1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086·586 定价：0.72元

D1221 / 123

前 言

这本书是我三十年来访问鲁迅亲友所得感受的结集。它的写成有个来龙去脉。解放初我原在诸暨家乡搞农村工作。一九五一年十一月，来到绍兴专区文教干校学习。学习和住宿的地方，正好是过去鲁迅的家里。这不由得使我又惊又喜。因为我过去曾经在远房长辈的口上听到过中国最好的两本（文学）书，是鲁迅和巴金写的。我出于好奇心，追问是哪两本书？他说一本是鲁迅的《呐喊》，另一本是巴金的《海的梦》。这在我幼小的心灵上，种下了崇敬鲁迅和巴金的种子。虽然那时在乡下，根本没有可能找到这些书看。而现在竟然来到了伟大作家鲁迅生活过的地方，种种的感想也就油然而生。

在文教干校结业后，我被留在绍兴工作。此后，由于对鲁迅的崇敬和工作上的关系，我就抽时间访问同鲁迅有过交往的人。从他们的口中，听到了许多有关鲁迅的故事，也解决了我在阅读鲁迅著作中碰到的一些疑难问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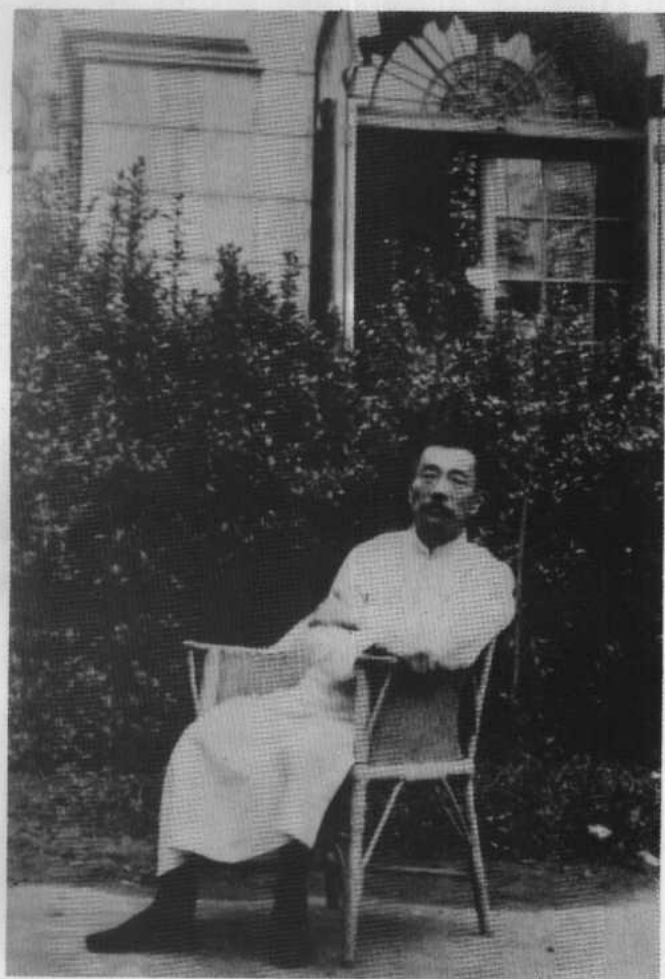
为了求教于学界，同时也为研究鲁迅的同志提供一点资料和看法，从一九五六年开始，我曾将访问所得的感受，从探索鲁迅事迹的角度出发，陆续写成稿子，在《上海文学》、《新港》、《文学知识》、《奔流》和《浙江日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等报刊杂志上发表。一九五八年时，还曾结成了一个小小的集子，名曰《鲁迅亲友谈鲁迅》，在杭州东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。

在王士菁同志的鼓励 and 帮助下，以后我又陆续访问了一些鲁迅亲友。同时，也继续写作和发表了一些东西。如《北行访鲁迅亲友》、《鲁迅的学生时代和他在中学教书的时候》等等。为了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。现将前后发表过的有关文章，包括《鲁迅亲友谈鲁迅》那本小册子里的内容综合成了这一本书。

我所以要把一九五八年的那本书作大量的修改补充，使其成为三十年访问所得的结集，来纪念鲁迅一百周年的诞辰，是因为这些资料性的文章现在回头看看，仍然未失史料价值。再一个是我所访问过的鲁迅亲友，多数已经去世，他们所谈的材料也就更觉珍贵。这也是我不忍抛弃旧稿而决心结集的一个重要原因，并想借此来悼念那些已经去世的鲁迅亲友。仁厚黑暗的地母呵，愿在你的怀里永安他们的灵魂！也祝愿现在还健在的鲁迅亲友们健康长寿！我是非常感激他们过去对我的热情接待和指点的。

光阴流逝如飞，回想初到绍兴时，我还刚从少年探出头来，而今转眼三十年过去，我也已人近中年末梢。在同鲁迅亲友的接触中，还留在我脑子里的，是这本集子中所谈的一些事。由于水平所限，对鲁迅精神、鲁迅史迹和鲁迅亲友谈话内容的理解和了解，当然是很不够的。因此，错误或欠妥当之处一定不少。请有关同志能给予批评指正。

1981年8月11日于绍兴娄宫



鲁迅

(一九三〇年)



解放初的绍兴东昌坊口。



绍兴
塔子桥头的
长庆寺。



鲁迅幼年读书处——三味书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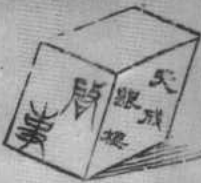
鲁迅少年时寄居过的地方——小泉埠。



“木瓜之役”胜利后参加斗争的全体教师合影。

報日鐸越 ● 三期星日七十月四年元國民華中

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七日
绍兴《越铎日报》上关于“自由党”徽章的《启事》。





聲明
啓事
特仿造
主顧之委
託
王連生
七金
公啟

同業
芳春
郭春華
周豐
有等
何茂
等
人來購買
熟屬誤會
轉發
寶之權
近因時有
不法之徒
冒用本黨
名義招徠
特無發
章雖由
黨員徵
紹興支部
自由黨

自由黨
紹興支部
黨員徵
章雖由
特無發
近因時有
不法之徒
冒用本黨
名義招徠
特無發
章雖由
黨員徵
紹興支部
自由黨

鳳舍農員君

目 录

东昌坊口·····	(1)
鲁迅祖父的生平和为人·····	(13)
家道中落轶事·····	(20)
鲁迅的祖母和母亲·····	(25)
三味书屋塾师寿镜吾先生·····	(30)
鲁迅在三味书屋的读书生活·····	(36)
三味书屋主人谈鲁迅·····	(41)
关于闰水·····	(47)
鲁迅和他的外婆家·····	(53)
鲁迅在南京求学点滴·····	(62)
鲁迅在日本二三事·····	(71)
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·····	(80)
“木瓜之役”始末·····	(84)
在绍兴府中任监学·····	(94)
鲁迅在辛亥前后的生活情趣·····	(100)
鲁迅在辛亥前后的文学活动·····	(110)
鲁迅早期与报刊杂志的关系·····	(127)
鲁迅在山会师范·····	(146)
鲁迅在北京点滴·····	(152)
鲁迅北京时期的三次返绍·····	(163)

鲁迅与邮电工人·····	(173)
鲁迅与自然科学·····	(179)
鲁迅与绍兴有关人物·····	(190)
后记·····	(211)

东 昌 坊 口

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，以其众多的不朽名著和崇高的革命精神，而为世人所颂扬、学习和研究。这位伟人，他原名周树人，幼名樟寿、字豫才。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，即清光绪七年八月初三日，诞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城内会稽县属的东昌坊。据当年三味书屋的学生寿耕梅先生说，“坊名的由来，据考证是唐朝的董昌建坊于此，年久坊废，照‘董昌’字音呼作东昌坊，也叫后南街。”

鲁迅故居新台门所在的东昌坊口，是东昌坊的一部分，本是一条东西街。它的名称，起因于西端的十字路口。由那里往南是都亭桥，往北是长庆寺、土谷祠、塔子桥，往西是秋官第、大云桥，往东是张马桥、三味书屋和覆盆桥。东昌坊口指的就是从十字路口到张马桥的这一段街道，与周家老台门所在的覆盆桥相衔接。鲁迅幼年时，这里居住着官僚、绅士、资本家和地主，也开设着许多小店铺，还居住着许多手工业工人。

文学作品的源泉是生活。鲁迅作品的源泉，当然只能来源于鲁迅自己所经历过的生活。而一个人的生活天地，是逐渐开展开来的。东昌坊口即是鲁迅在出生后所接触的第一个天地。那时鲁迅的脑子里还是一张白纸，所以这个天地给鲁迅的印象也就特别深刻。以至在以后的鲁迅作品中，还时时可以见到它的影子。如《祝福》中的祥林嫂，《阿Q正传》中的阿Q和土谷祠，《故乡》中的

杨二嫂，无不与鲁迅幼时接触过的人和听过的故事有关，有的还写过专门的文章。如《我的第一个师父》，就描写了长庆寺里的一个叛逆和尚——龙师父。

长庆寺和龙师父

东昌坊口往北不远，有一条小河，自西向东缓缓流过。河上有一架石桥，叫做塔子桥，沟通了一条南北向的小街。桥的南头就是长庆寺。

据说鲁迅诞生以后，全家上下都为他的能顺利长大忙了起来。因为鲁迅是旧历八月初三出生的，这正好和“灶司菩萨”同生日。那时封建迷信较重，那年又恰是闰年，而且出生时的衣包又是“蓑衣包”。^①许多老年人说，闰年出生的人，又是“蓑衣包”，而且和菩萨同生日，这样的孩子很少，将来一定有出息，但也怕难养大。于是就向菩萨去“记名”。因为向菩萨报过名，就已是“出家人”了。这样做了后，鲁迅的父母亲还不放心，又把他抱到长庆寺里拜和尚为师，表示他已“出家”做了小和尚。告诉一切“凶神恶煞”，不要再来伤害他。^②那和尚也就是后来鲁迅在《我的第一个师父》中所写的龙师父。

长庆寺在解放初还完好地保存着。一九四八年许广平和周建人同志到绍兴时，曾到这里来过。当时龙师父已死，他们碰到的是龙师父第四个亲生儿子阿方师父的后代企祥师父，以及龙师父的第二房媳妇。解放后，龙师父的第二房媳妇已经去世，但企祥师父还是健在的。我曾多次去访问他。

据企祥师父介绍，鲁迅小时，长庆寺里有二十多个和尚。当家和尚叫龙祖，也就是龙师父。“瘦长的身子，瘦长的脸，高颧细眼，和尚是不应该留须的，他却有两绺下垂的小胡子。”^③企祥师父说，龙师父对人很和气，邻近关系都很好。他在大殿里坐着，

小和尚去给他敲敲背，总给小和尚一二个铜板，叫他们去买点东西吃。并且三番四复地吩咐小和尚：“不要同外面的小孩去吵架，免得他们骂‘贼秃和尚’。万一打得头破血出，我们又没有钱医。”他认为出家做和尚的本身就是一种苦难。

长庆寺是靠拜经忏^④度日的。庙门一敲，就盼望来的是生意。但来的往往是游人。龙师父不计较这些，照常还是那样客气，双手递茶给游客喝。过年过节人家送些礼来，他一定有道有理地给予回礼。和尚们要出门拜经忏去了，他一定再三嘱咐：“唱戏，他们说要加一出就加一出，不要去牵缠。”

长庆寺里面也常做水陆道场。这是一种迷信活动，但小孩们是把它当娱乐来看的。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时的同学周梅卿和章祥耀先生说，长庆寺做水陆道场时，他们常同少年鲁迅一起到长庆寺去看热闹。周遐寿庚子年十二月初八日的日记也曾记载说：“上午同大哥往试前，邀鸣山叔同去。至大路荣禄春吃饺子，又往长庆寺一游。见老嫗甚多，聚殿中念佛。”^⑤

龙师父还会做医生，自然是中医，内外科都来。行医所得是长庆寺的主要收入之一。企祥师父说：“以前穷人来看病，龙师父分文不收，他同情他们。”不出钱看过病的人，过年（春节）了，往往送一包糖或什么东西来道谢。龙师父就回一包酥糖或枣子。或者说：“我和尚现在还可以维持，不要，请拿回去。”

龙师父自己是讨老婆的。那时和尚讨老婆不容易。据说当时县西桥有个和尚，因为寺观已三代独传，恐要绝后，到县府衙门稟准，方才同意讨了个老婆，甚至吃荤。企祥师父说：“龙师父为了寺里的和尚都可以讨老婆，特地到绍剧艺人集居的三条街：学士街、永福街、唐王街去请绍剧演员来，整天整夜的给小和尚教绍兴大班（绍剧）。决心把长庆寺的一般和尚，改为吹敲和尚。”吹敲和尚与一般和尚不同的是，此后他们不能再去募钱筹米，全要靠自己的技艺来维持生活了。

后来长庆寺的收入渐渐减少。龙师父一死，接触面收缩，行医的收入又一笔勾销，情形每况愈下。寺里的和尚，常有因几天吃不到饭而饿死的。就是剩下来的几个和尚，抗日战争前后，也受尽了地痞流氓的欺侮折磨。夜里和尚睡了，地痞流氓去敲门，说有事情。开了门，被他们拉着直走到茶店里，无中生有地说：“你欠我××钱，可以还我了！”有时路上碰到，故意撞你一下，还说：“你为什么撞我？”和尚去给别人拜经忏，地痞流氓知道了，就到那户人家的门口去等。经忏还没有收掉，他们却早已等在外面了，拦住后强行借钱。这样，长庆寺年年衰败，到解放时就只剩下一个死里逃生的企祥师父了。解放后，企祥师父的后代都已就业，成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者，并加入了工人阶级的行列。鲁迅在《我的第一个师父》中所描写的长庆寺龙师父的后代已开始过崭新的生活了。

鲁迅对后来的长庆寺的情况是了解的。他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写的《我的第一个师父》的结尾说：“我的师父，在约略四十年前已经去世；师兄弟们大半做了一寺的住持；我们的交情是依然存在的，却久已彼此不通消息。但我想，他们一定早已各有一大批小菩萨，而且有些小菩萨又有小菩萨了。”^⑥佛教在当时是很被看重的，因此，塔子桥头的长庆寺，也就成为了东昌坊口居民的精神寄托中心之一。

东昌坊口的街市

一九四九年刚解放时，东昌坊口附近还居住着好几位鲁迅时代的人。如鲁迅堂叔，也是鲁迅三味书屋读书时的同学周梅卿先生、鲁迅三味书屋时的同学章祥耀先生、王福林先生、鲁迅堂叔周冠五先生等。我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以后来到绍兴工作，也是在这之后才见到他们的。他们对于鲁迅青少年时代东昌坊口的

情景，还历历如在眼前。

当时东昌坊的街市多在十字街口。据这几位老人介绍，当时十字街口有一月麻花摊，主人叫范小大，绰号麻花小大。每天一早，他就做起烧饼、麻花、油钻子，^⑦生意挺好。没有钱的买一个光烧饼，有钱的买了烧饼还要到对面猪头肉念八那里买些猪头肉裹在里面，再到谢德兴酒店去下酒。

东昌坊口也有月豆腐店，店主人是个女的，大家叫她五妈妈。一家四口子，一个儿子，一个媳妇，一个女儿。东昌坊口的街道是沿河而建的。那时河两岸人家常常攀亲着。五妈妈的女儿就是许给猪头肉念八做媳妇的。豆腐店也叫水作店，用水很多。五妈妈的豆腐店靠近水口，豆腐干净，所以生意特别好。豆腐是请师傅做的，五妈妈自己亲自站柜台，捏了把豆腐薄刀给买主打豆腐。五妈妈的儿子是当门斗的。“门斗”是一种报喜的职业。它有个专门组织。探听得谁家少爷进了秀才，谁家老爷得了差使，赶去鸣锣报喜。贴报单，打抽丰，讨赏钱。哪怕路途最远，房头最疏，他们也准能找到。

东昌坊口转角头，还有月水果摊，店主人叫莲生，大家连店连人一并叫他“水果莲生”。这位主人的儿子一直活到解放以后，我还见过他的，而且仍然在那里摆着水果摊。鲁迅小时，水果莲生上午在店里做门市生意，算得个“坐山老虎”。下午，他挑了水果担，到附近去串门叫卖。前头水果，后头酒酿，生意很不错。周家新台门也是他常去的地方之一。所以鲁迅小时同这月水果摊是打过不少交道的。

当时的绍兴街上，到处都是茶馆和酒店，这些茶馆和酒店，简直是民间的新闻中心。东昌坊口也有酒店两间。一月叫咸亨，是新台门里的几个人拼开的。卖酒，也卖酱油。地点在新台门附近。生意较清淡，不太久就关闭了。时间较长的是开在十字街口的谢德兴酒店。谢德兴生意极好。那时绍兴锡箔业很发达，城乡

从业人员有数万之众，所以曾有锡半城之称。男的打箔，女的研纸（将锡箔粘在黄纸上）。确实，几乎有半城的人是围着这个行业转的。谢德兴酒店的顾客就多为锡箔工人，也叫锡箔司务。锡箔司务来了，吃起来每人起码一二斤。门槛里面地板上，买主鞋底带进去的泥，堆得几乎象烫酒炉一样高，店主人从来舍不得铲掉它。说这是“龙骨”，踏进去的泥都是财宝。

覆盆桥附近有个私塾，叫三味书屋，与周家老台门隔河相望。据章祥耀先生说，三味书屋塾师寿镜吾先生也常到谢德兴酒店来喝酒。午学放出吃半斤，然后回去吃中饭，或者早上买菜回来吃半斤。章祥耀先生说：“寿镜吾先生到谢德兴喝酒，总是不给我们学生看见的。因为那时读书人上酒店，不大正派，难为情的。酒八个铜钲半斤。寿镜吾先生走进来，酒店倌说：‘二老爷，里面坐！’就给他烫半斤酒摆好。他摸出八个铜钲摊在桌子上，再买一个铜钲茴香豆过酒。”寿镜吾先生的孙子寿积明先生也曾感慨地说：“鲁迅小说里人物孔乙己的身上，总好象也有点寿镜吾先生的影子似的！”

东昌坊口的那片米店，叫傅澄记，在新台门斜对过。

东昌坊口也有片小杂货店，周梅卿、章祥耀、王福林都已记不起店主人的名字了，但他们还记得，大家都是叫他“老胡子”的。老胡子这片店有文具出卖，如荆川纸和上面印着“上大人孔乙己”字样的红字纸，以及对课用的课本，上面刻有“紫玉光”或“文章一石”几个字的墨，“十里红”的大字笔，“金不换”、“妙入神”的小字笔。另外还有线啊、肥皂啊、碱啊、小姑娘用的扎头绳啊、小孩玩的泥菩萨啊，等等。

解放后还住在覆盆桥周家老台门里的周梅卿先生说：“我与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时，我们常一起到老胡子的小杂货店去买东西，影描绣像用的荆川纸、抄文章用的红格子纸等等。老胡子的老婆人蛮好，她叫我们时，在名字后面总要带上一个‘官’字，如对